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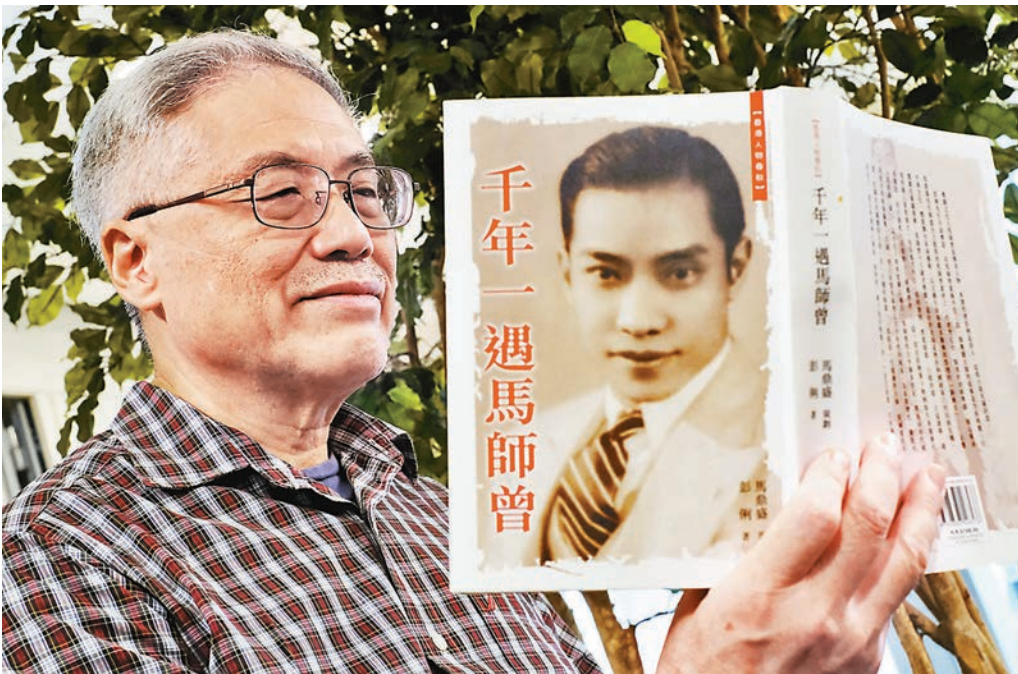
千年一遇馬師曾 一位有理想的「劇作家」

適逢粵劇大師馬師曾 120 歲冥壽，當其子馬鼎盛拿出這本由自己策劃，作家彭俐撰寫的《千年一遇馬師曾》時，他強調道：「這不是什麼傳記，更不是傳奇，」他說，「這是一本有詩意的文學作品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
產生為父親撰寫這麼一本書的念頭已經很多年了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馬鼎盛便在一次文化界的聚會中，提出意見，認為作家們「欠」了馬師曾一本著作，「馬師曾是粵劇界的里程碑。」他說。爾後，馬鼎盛的母親紅線女便勸他執筆寫，他寫不出來。馬鼎盛研究歷史，是個軍事評論家，要他帶着感情色彩去寫一個人，他覺得不容易。再加之作為一個兒子的角色，寫好了顯得阿諛自誇，寫不好則亦算處境尷尬。一直到兩年前，他經介紹找到曾為評書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寫過傳記的彭俐先生，欣賞他詩情畫意的文風，這本書便一氣呵成，終於在日前面世。

■馬鼎盛和《千年一遇馬師曾》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

■ 1956 年，周恩來（左一）接見馬師曾（右三）與紅線女（右二），廖承志（右一）陪同。（《千年一遇馬師曾》書中配圖，天地圖書提供）

為「讀書人」而書的文本

「其實家父並不是沒有書籍記載他的生平，但只寫到 1945 年。」該書由馬師曾本人親口口述，記載下來了往前推過往四十餘年的軼事。然而，馬師曾於 1964 年去世，距那本書起，仍有近二十年間，是文書記載的空白，且可說是馬師曾較為要緊的二十年。《千年一遇馬師曾》雖也不能完整記錄下來這位大師的點滴，對作為策劃人的馬鼎盛來說，卻有了拋磚引玉的效果。

文書記載這件事對馬鼎盛來說要緊，中間至關重要的原因，在於馬師曾身負粵劇大師、大老倌的盛名，然則他個人稱自己是劇作家，是拿着筆革命的。「馬師曾是讀書人，17 歲才在陰差陽錯下學了戲劇，但對於祖上來說，卻是「入錯行。」」姑勿論那個時代對於「戲子」的尊重程度，就是現在，馬家對於「讀書人」這個身份的重視程度，亦是不可小覷。但是馬師曾學戲、做戲，確也做出大名堂來，馬鼎盛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總理的一次會晤，周總理稱呼馬師曾為「馬老」，馬師曾不敢當，要他叫「老馬」，周恩來應允道：「那你也叫我『老周』。」以此得見馬師曾在粵劇界的地位。

「天將降大任於」馬師曾

馬師曾一生不長，算盡了就是短短六十多載，日子不長，但是寬。香港

著名演員羅家英與馬鼎盛是世交，兩人雖然自紅線女逝世後少見面，羅家英仍支持這本書的出版，在他心中，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可以用來形容他的一生，羅家英說：「實際上，馬師曾的一生有很多時間是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的，他的人生起落太大了。」

馬師曾早年於南洋學戲，後輾轉於廣州、香港發展自己的粵劇事業，風生水起，也當過乞丐，其中最令馬鼎盛終生難忘的算是遇上日本侵華時，馬師曾那段不為日本人做戲，要演抗日戲，於是從香港再逃回抗戰大後方的故事，是一段不為人知的「拋下」。事實上，馬師曾過往在香港的粵劇界是頗有些如魚得水的，「在香港，馬師曾放開手腳，不受到任何限制地發揮，既玩電影，也繼續發揮粵劇的光芒。」馬鼎盛說。但在歷史的大背景下，馬師曾不得不選擇「拋下」這種自由創作的氛圍，踏上另一條更具意義的路。

1937 年，日本侵華，抗日戰爭隨即開始。1941 年 12 月 8 日，戰爭蔓延到了香港，馬師曾於是輾轉去了廣東湛

江，又再去了廣西。那三年他顛沛流離，有時候甚至連飯都開不了。紅線女在《千年一遇馬師曾》的書序中回憶初見馬師曾，亦與這段歷史相關，她寫道：「（他）香港淪陷那天就偷渡到澳門，現在來這裏（當時的廣州灣）演出，可能是想經過遂溪這條跳板到內地去吧。」

馬鼎盛回望父親一生，他說：「抗戰階段對於他的人生來說雖然只有三年，但是那個時期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情懷，可以說刻骨銘心，真的看到了中國人有多淒慘。」馬師曾作為一名藝術表演者，其實大有理由妥協，「在香港的收入很高，他還是決定要回去內地。」

不為名利改革粵劇

三年光景，改變了歷史和時代，也同時改變了馬師曾。抗戰結束後的他，已經不僅僅想要作為粵劇大師了，「馬師曾從 17 歲就進入了粵劇界，對於學戲來說不早，比起那些童子功的演員，他的長處不在工夫這裏，而是文化，所以他是一個劇作家。」馬鼎盛說，「他一生編的粵劇

和電影起碼有三百個，特別是晚年的三齣戲，到現在還是粵劇界的戲本。」

馬師曾是一個粵劇改革家，開了很多先河：啟用女演員，第一個使用西洋樂器，第一個改編西洋電影、莎士比亞的戲劇變為粵劇，「他曾經將莎劇《威尼斯商人》改編為粵劇（粵劇化為《一磅肉》，又稱《天之嬌女》），是為一大創舉，」馬鼎盛看着父親用生命去演戲，不是為了名利，他回憶：「到了晚年他走的時候，我們是沒有遺產的。」

他一生都在改革，重視觀眾的接受度，也希望追上年輕的觀眾，希望粵劇始終吸引他們。「有粵語的地方，粵劇就不應當消失。」出這本書，馬鼎盛希望有個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將來能在文學的世界中，增添一本關於粵劇、關於馬師曾的「正經傳記」。

「香港已經不記得馬師曾了，」馬鼎盛遺憾地說，「但是更糟糕的是，馬師曾身上那些愛國情懷的東西，感覺現在淡薄了。」他自己亦傳承了父業，曾為香港人追討日寇當年洗劫淪陷區同胞的軍票舊債，「我希望現在的人不要忘記我們抗日的日子、不要不記得那三年八個月，這樣東西在年輕人心目中是不存在了。」

作為一個父親，馬師曾在馬鼎盛心中並不高高在上，「他其實是很活生生的一個人，有喜怒哀樂。」他的一生，留下了很多，但又彷彿留下的不多，隻言片語，馬鼎盛說：「認真真做戲，清清白白做人。」

《沙漏裏的人》 像一粒沙子迷失於沙海

作為一種古老的計時工具，沙漏還有一層廣闊的哲學意味，對於現代人來說，沙漏更多是一個裝飾品，而對它截然相反的寓意並無太多了解，從正面看，沙漏象徵着愛情、友情與幸福，從反面看，沙漏則意味着流逝、短暫、虛無，作為張釗小說《沙漏裏的人》的一個標誌性符號，如果沒有「沙漏」這個意象的存在，故事會失去基礎。

沙漏的形狀，也成為《沙漏裏的人》的結構，張釗設置並使用了這個結構，帶有刻意的成分，也有明顯的儀式感訴求，這使得小說有了一種特殊的讀法，可以從頭往後讀，也可以從尾向前讀，如同真正的沙漏一樣，無論反正，沙子總會順暢有序地從一端流向另一端。

一個名字叫齊致知的少年，在青春期被一位名字叫吳戈的成熟女性啟蒙了愛情，遭遇到一小段電閃雷鳴般的情感體驗，這種體驗成為一種烙印始終跟隨在他生命內部，在成年之後他的世界變得非常之大，但在情感上他卻始終被囚於往事的「沙漏」當中……但不能由此判斷《沙漏裏的人》只是一部青春小說，它對人性單純與複雜的描繪，對社會各階層的清醒刻畫，讓一種冰冷的現實主義貫穿始終，讀《沙漏裏的人》，其實也是讀幾代人的青春與他們在不同年代的生存史。

從 1984 到 1996 再到 2008，三個時間上的

變化，分別折射出書中人物面貌與精神的變化，時代改變人，不到 10 年的時間就足以讓一個人面目全非，而想要尋找一個人的本真，只有回到時間的沙漏中才能得以完成，於是在小說裏，「沙漏」的封存性與密閉性，使得它有了獨特的價值與意義，「沙漏」對被時代沖刷的人起到了一種保護作用，躲在「沙漏」中跟隨往事煙塵來回遊走的人，是困惑的，但卻不悲傷，是不安的，但卻很寧靜，這良好地與他們遭遇的現實之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使得讀者不僅也回憶起自己的「沙漏」。

齊致知娶了吳戈的外甥女郭幃，可能是知道了自己只是小姨的代替人物，郭幃的背叛之路走得長且又遠，在長期混亂、混沌的情愛認知當中，齊致知始終沒有理順自己的愛情走向，他如同沙漏裏千萬粒沙子中的一顆沙子，在「沙海」中往回不停、穿梭不止，但卻從未找到自己的獨立性與個性，齊致知的悲劇是部分男性群體的悲劇，但從他身上的悲劇性當中，也可管窺到一種時代造就的無奈。

《沙漏裏的人》主要人物有七個，這七個人都是親密關係，要麼是親人，要麼是朋友，在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聯繫當中，也能感到他們的疏離，這種疏離來自於痛苦與逃避，來自於人性幽微處的微妙與複雜，這也



書評
文：韓浩月

《沙漏裏的人》
作者：張釗
出版社：花城出版社

構成了《沙漏裏的人》這部小說的迷人之處——用一個巧妙的結構，講述一個單純又多變的故事，用七個際遇交錯的人物，來隱藏生命本質的某種滄桑與悲涼。

儘管作者張釗也認為自己在使用「沙漏」這一「道具」的時候，也有着把科幻元素融入這本小說的意圖，但《沙漏裏的人》基本無法讓人產生科幻的印象，整部小說蕩漾的迷離氣質，來自於作者的敘述口吻，張釗擅長讓他筆下人物出場時，帶有一點神秘性，在讀者不停猜測人物身份與形象時，又能夠及時地將人物納入到故事的敘事主線當中，於是，整部小說如同手持攝像機拍攝的偽紀錄片，帶有輕微的晃蕩感與暈眩感，但在鏡頭定格時，寂靜撲面而來，真相亦撲面而來。

在當代小說寫作中，像《沙漏裏的人》這樣仍然在追求結構、意象並保持文學性充足的寫作，已經越來越少見了，張釗的寫作因此非但不顯新潮，反而有了捍衛傳統的意圖，這樣一部作品，值得被文學評論界與更多讀者關注與閱讀到。

新作道出蘇東坡一生境遇 衣若芬盼紓緩社會緊繃

作家衣若芬新作《陪你去蘇東坡》，將 30 年間對蘇東坡的研究、訪查心得出版，她希望透過道出蘇東坡面對挫折的淡泊態度，讓因疫情而緊繃的社會得到紓緩。

《陪你去蘇東坡》是衣若芬第 4 本書寫蘇東坡的個人專著，另有一本合著的《蘇軾研究史》。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擔任教職的衣若芬，自 1990 年開始研究蘇東坡，已逾 30 年，她在書中自序寫道，「前後 30 年，飛行數十萬公里，貼近東坡腳印。仰望，回眸，此生不虛。」

這本書在台推出後，僅 3 天的時間就已經再版，20 天後 3 刷，作家陳文茜曾推薦這本書，並且表示，「一個女子，魂牽夢縈千年前的大詩人，考證他的出生地，走遍他被貶放的江山，飛行數十萬里，就為體悟蘇東坡寫下『萬事到頭都是夢，休休，明日黃花蝶也愁』的心境。」

衣若芬說，若仔細觀察蘇東坡的一生，能夠讓現代社會借鏡的地方很多。蘇東坡的仕途坎坷，由於直言敢說的性格，反對當時王安石的新法，得罪朝中權貴，因此不斷被流放貶謫，但蘇東坡在此般逆境中，卻依然保持雲淡風輕的漂泊快意。對照今年

疫情肆虐的現代，衣若芬認為，蘇東坡面對低潮的方式，是能夠紓緩現代人緊繃情緒的重要正能量。

衣若芬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，「在研究蘇東坡之前，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鄭板橋。」她說，當時選擇研究題目時，本專注在鄭板橋的題畫詩、書法、繪畫；而在考據、爬梳資料時，與蘇東坡的作品相遇，深入研究後，30 年無法自拔。30 年間，衣若芬曾經好幾次前往中國大陸，追尋蘇東坡的腳步，踏上多處蘇東坡曾經駐足的地點，《陪你去蘇東坡》這本書，就在這 30 年中的旅程誕生，她說：「整個走訪 1990 年開始，我陸續繼續地寫，我記得，當年我去的第一個地方就去杭州、去西湖。」

「我應該不客氣、不謙虛的說，我覺得這本書確實會造成台灣社會的迴響。」蘇東坡面對困境從未低頭、縱使挫折也持續前行，衣若芬說，2020 年至今紛擾，「這本書就是一本能夠給予今年此種低潮能量的書籍。」衣若芬說，她所做的，就是把蘇東坡與現代連結起來的「中間人」罷了，看到讀者被這本書鼓舞，對她而言就是最重要的回應。

文：中央社

書介

故宮沒說的事：
古玩藏研，拍絲流光

作者：陳慧如
出版：商周出版

以往關於文物的收藏，尤其是青銅器，大家關注的焦點都在文字，一直到現在也沒太大改變。文字的多少、內容的長短，往往影響文物的價值和價錢甚巨。而像拍絲珐瑯、錯金銀這一類沒有文字的東西，以前中國的收藏家不重視，反而是西方人更能純粹欣賞它的美而加以收藏，因此在國外的蘊藏比中國還多。全書分為三部分，依序為銅器、拍絲珐瑯、瓷器錯金銀等，時間跨度近兩千年。從自身收藏系譜為例，作者熟悉商周秦漢以來的青銅工藝，也由於這份熟悉，作者條分縷析，帶領讀者認識拍絲珐瑯器，為讀者詳細說明拍絲珐瑯器的斷代（dating）特徵，以及如何欣賞。娓娓道來不管從器型、圖案、工藝和原料等特徵，拍絲珐瑯扎扎實實是中國專有的藝術品項。

歲月之門

作者：理查·費納根
譯者：高紫文
出版：時報文化

人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放下過去？《行過地獄之路》曼布克獎得主、澳洲作家理查·費納根又一暢銷代表作。1954 年，坡匠·布羅決定帶著妻子和女兒離開斯洛維尼亞當地的戰後難民營，來到澳洲南方塔斯馬尼亞山區，協助當地興建水壩，從頭開始新生活。某個嚴冬夜晚，他心愛的美麗妻子獨自離家後再也沒回家，留下他獨自照顧三歲女兒松妮。坡匠滿腹痛苦無人可以傾訴，只能夜夜借酒澆愁，酒精卻徹底壓垮了父女間的橋樑，終於女兒也一去不回。多年以後，長年在悉尼一人生活的松妮，在工作的電視台觀賞水壩興建紀錄片時，竟認出了畫面中那個發狂猛揮大錘的身影，正是自己的父親。母親不告而別後父親總是那樣悲傷的臉，那張臉曾經像一堵牆，幾乎令松妮窒息，如今那道牆遠遠看上去像一扇門，而門後那個人多年來守住一個秘密在等著她回家……

節慶與預感

作者：恩田陸
譯者：楊明綺
出版：圓神出版社

趁獲獎者音樂會的空檔，亞夜、馬薩爾與風間塵來到恩師的墓園；芳江國際鋼琴大賽的評審納桑尼爾與三枝子超戲劇化的相遇；作曲家菱沼忠明透過啤酒花田譜出《春與修羅》的動人回憶；小小謀略家馬薩爾的恩師培訓計劃；來自遠方的天啟，一把尋找主人的琴，讓小奏聽見了屬於自己的「聲音」；天才少年風間塵與巨匠霍夫曼初遇的永恒瞬間……六篇故事，延續並再創《蜜蜂與遠雷》的感動，是過去、現在，也是未來。